

枕碧樓偶存稿

杭碧樓偶存稿卷四

文四

書毛晉本孔子家語後

漢書藝文志有孔子家語二十七篇其書久亡今之所傳家語乃王肅所爲王柏家語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爲也此說最是試取諸書校之但有字句之異同而無大端之乖謬惟本姓解七十二弟子解二篇與史記世家及列傳多有違忤王氏或別有所本非取諸司馬氏也此書世鮮善本 四庫總目云明代所傳凡二本閩徐燊家本中缺二十餘頁海虞毛晉家本稍異而首尾完善今徐本不知存佚此本則毛晉所校刊猶爲近古是 四庫所收亦毛本也今毛本又不可多得所通行者爲乾隆庚子李榕重刻本嘗以史記集解索隱太平御覽諸書校

之此本譌脫正復不少試略舉之相魯篇器不彫偽句下

御覽

二百六十五

引有市不二價一句又

六百廿五

引價下有小注

各如其貨不相欺枉八字今脫而西方之諸侯則焉故西

方諸侯皆取法史記孔子世家集解皆取法則焉今脫則

焉二字厯階索隱引注厯階登階不聚足始誅篇同徃執

之一切經音義

三

引徃作陞初學記

微十

引執作繫徃字

依說文當作陞此古本也執以作繫爲是致思篇故道雖

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御覽

六百卅二

引重作動有勢

上有德雖貴必四字今脫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御覽

二百六十六

引作如此而加以忠潔則政不難矣今脫誤三

恕篇敢問持滿有道乎句下御覽

四百五十八

引作孔子曰高

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

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

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自損而修益故也今

脫守之以謙句下有後之君子感誠之至追而作銘十二

字今脫好生篇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御覽五百卅一引作思其人猶愛其樹尊其人必歌其道也今

譌衍觀周篇而竊仁者之號集解此句下有王注謙言竊

仁者之名今脫六本篇夫子問之曰句下御覽九百二引

有黃口盡得一句今脫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此不下原

缺一字御覽四百七十二引作何人不與當據以補入辨物篇

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世家十下有之字集解引王注十

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也今脫御覽三百七十七引作十丈使

各以其方賄來貢世家集解引王注各以其方面所有之

財賄而來貢所以無忘服也句世家作使無忘服集解引

王注使無忘服從於王也今脫困誓篇作磐琴以哀之磐

琴世家作毆操索隱家語云作磐操今王注亦作磐操琴曲名也則琴字訛也其男子有死之志句下世家有保西河之志集解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是家語本有此句及注今脫五帝篇五行之官名句下御覽七引有王注但主五行之官名安得同名爲帝今脫本命解然後能食句下御覽三百引有莽而生瞋然後能行今脫七十二弟子解顏淵三十一早死世說新語注八引一作二索隱引亦一作二冉雍伯牛之宗族句下索隱引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貢好販與時轉貨史記仲尼弟子傳作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貴索隱按家語貨作帛王肅云廢舉謂買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是家語本與史記同今本正文既訛注尤訛外不可讀當據索隱訂正子路而惡言不入於耳注子路夫子禦侮之友惡言不入

夫子之耳集解引王肅曰子路爲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今本多訛脫澹臺滅明有君子之資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弟子傳索隱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留侯世家贊索隱引勝作稱與今本不同南宮韜索隱家語作南宮縚御覽三百九十二引作縚注音韜公析哀索隱家語作公皙克顏由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索隱引無上學字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索隱引王注未得用斯書之意故曰未能信也今注多訛脫公良孺索隱引孺作儒秦商字不慈弟子傳字子丕索隱家語字丕慈正義家語字丕茲是唐時已有二本左傳秦墓父生秦丕茲事仲尼似以丕茲爲是然古人茲慈得通借也不字誤冉孺索隱引孺作儒顏幸少孔子四十六歲索隱引四作三邾異字于斂史記邾

作邦索隱家語異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邽異音圭所見各異是家語本作邦選今訛本姓解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索隱引作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送父周索隱引送作宋商頌疏引世本亦作宋送字訛娶於宋之上官氏生伯魚伯魚生也御覽九百三十六引作娶於宋之升官氏女一歲而生

伯魚伯魚之生三日此多訛脫升官索隱引作升官蓋異

文也上字誤公西赤問篇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

視朝御覽六百八十六引告朔下有于太廟卒朔五字今脫以

上若干條其大略也此外字句之不同彼此之互異以及

注文之訛舛衍脫不勝枚舉余別有校語詳之毛氏原刻

出于北宋而展轉遂寫三豕之訛恐亦難免耳歷代注家

語者在元有王廣謀明何孟春病其庸陋荒昧重爲之注

頗有考訂補綴之功其時毛本未出故總目謂其臆測亦所不免 四庫存目所錄者何注外有姜兆錫其篇次從葛鼎本與毛本迥殊總目謂其竄亂舊次勇於變古此外有包山陸氏家語注臨川陳氏家語獻其書皆少傳本惟孫志祖疏證六卷較爲詳明向嘗欲廣集諸家之書重作校勘之記乃諸書既未能盡見而人事倥傯亦無此暇晷虛存此志而已

書江西通志後

江西通志地里沿革表南昌府漢高帝五年潁陰侯灌嬰渡江遂定豫章郡本史記漢書灌嬰傳案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堂邑安侯陳嬰定豫章漢表同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云功臣表陳嬰爲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灌嬰傳遂定吳豫章會稽郡亦在斬項羽之後豈二人共定豫

章郡邪朱欒江城舊事則據灌嬰傳明朱謀瑋豫章考舊傳以定郡築城二事皆屬灌嬰而於陳嬰無所辨證竊謂古籍流傳轉寫沿譌往往而有如漢書吳王濞傳王三郡五十三城卽本紀高帝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立劉賈爲荆王者也荆吳二國相襲本無豫章實應劉恭寬廣經室文鈔吳國江都國無豫章郡考云史記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銅山索隱曰案鄣郡後改曰故章稱豫章者衍字也漢書荆吳傳注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據此則章郡譌爲豫章史漢荆吳傳又云文帝三年削吳之豫章郡又云及削吳會稽豫章至是而章郡之爲豫章其誤非一疑功臣表陳嬰定豫章當亦爲故章之誤彼誤章郡爲豫章郡此誤故章爲豫章也表云定豫章浙江都漸師古曰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丹陽郡

卽故章也浙江在吳會稽封內丹陽據浙之上游故陳嬰
定其地而都於漸以收建瓴之勢且鎮蠻方也故字誤豫
遂與灌嬰傳相混且考項羽傳陳嬰未屬楚時已自定東
陽縣及自楚歸漢復定故章浙江是堂邑畢生功勳皆在
東陽鄣吳三郡正合其後封荆吳二王之地史漢二表故
竝著之而先冠以自定東陽一語以見荆吳之得以立國
者繫陳嬰之所廓清也若夫豫章之師陳嬰在事與否旣
無本傳可稽而古今志地之書皆謂豫章南撫諸城實灌
嬰所築今仍以史漢灌嬰傳爲主而附辨功臣表之誤於
此 按灌嬰傳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
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下東城厯陽渡江破吳郡長
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
史漢同通志據此竝引洪氏之說以定豫章者專屬之灌

嬰其說固爲有據惟功臣表灌嬰以將軍屬韓信定齊淮南及八邑殺項籍侯而不及定吳豫章會稽郡事今以道里及年月考之漢之圍羽垓下在五年十二月羽敗而追斬之東城當亦在此月中東城在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由此而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還定淮北中間尙有戰事而二月高帝卽帝位嬰必已在同上尊號之列爲時不過一月豈能遠至豫章豫章去吳水程千數百里逆流而上非旬日可到以道里年月推之必非灌嬰之所能及迨是年七月灌嬰又以車騎將軍從平臧荼于燕明年從至陳收韓信其後擊韓王信擊陳豨擊黥布無役不從灌爲騎將之冠漢有戰事倚以爲重必不使之遠涉江南經營造築之事若以屬諸陳嬰則無道里年月之疑矣功臣表堂邑侯陳嬰以自定東陽爲將屬楚項梁爲楚柱國四歲

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都漸自立爲王壯息侯千八百
百戶志疑云壯息人姓名其時僭爲王據豫章浙江之地
而都於漸陳嬰擊定之也漸卽浙江見水經漸江水注漢
表都漸下誤增一定字千八百戶亦誤作六百戶師古謂
陳嬰定諸地而都之謬甚據梁氏所說是陳嬰所定都漸
之壯息兼有浙江豫章浙江定而豫章亦定豫章浙江地
旣毘連陳本屬楚新屬漢未有他功績史表侯千八百戶
漢表六百位次八十六非有克定郡縣之功豈能得此旣
定豫章又爲之築城高紀六年令天下郡邑城正是此事
陳未與它軍從容造築年月自無抵牾至寰宇記南昌縣
下引豫章記云漢高六年大將軍灌嬰所築城虔州下云
漢高祖六年使灌嬰略定江南始爲贛縣立城防趙佗今
州西南益漿水溪故城是也雩都下云雩都卽漢高六年

使灌嬰防趙佗所立縣也南城縣下云漢書地志高帝六年命大將軍灌嬰立豫章其年分豫章南境立南城水經贛水注南昌縣城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以爲豫章郡治此卽灌嬰所築也一統志引古今記豫章城亦曰灌嬰城在今縣東灌城鄉城隍橋西今爲黃城寺合觀諸說是以定郡築城屬諸灌嬰其說相沿已久今趙刻官刻水經注竝改灌嬰爲陳嬰而以灌嬰爲誤當卽以功臣表爲據志疑謂灌嬰傳之豫章當作鄣蓋亦據功臣表定豫章者爲陳嬰也今攷灌嬰傳總序所得爲郡二若所定者爲吳郡鄣郡會稽郡則三郡矣功臣表費侯陳賀爲將軍定會稽浙江湖陽侯則當日定會稽者爲陳賀而非灌嬰灌嬰傳之會稽二字恐是衍文方輿得郡二之文合二郡者吳郡鄣郡也凡諸記之以定豫章築城屬灌嬰皆相沿之誤漢

初無大將軍官名豫章記稱大將軍灌嬰亦非可見其語之未足盡信矣或曰黥布傳云四年秋七月立布爲淮南王又云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皆屬焉是豫章於四年已屬淮南後來未必仍有定豫章之事且郡旣屬于王國漢何以復使人爲之築城不知英布四年封時不獨豫章未定卽九江亦尙屬楚剖符之事則在六年十二月布傳在四年者乃終言之耳

書唐律疏議進律疏表後

唐律疏議首列長孫無忌等進律疏表遂使五樓之羣爭迴地軸十角之旅競入天田五樓後漢初賊名號釋文詳釋之十角但出十角者其下文闕蓋逸之攷後漢書南匈奴傳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鞹王次左右

斬將王是爲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又論云遂破龍祠焚廟幕院十角楷闕氏十角蓋合舉四角六角而言佩文韻府三覺角字十角下引後漢書注單于子弟次第有四角六角之謂故曰十角今後漢書無此注未知所據何書當據以補之

書姜懷哲聖像論後

孔廟之有素像非古也明張璁令天下學宮盡撤素像論者避之國朝邵長蘅有復孔子像議其文未見南昌姜懷哲章圃文蛻有聖像論二篇極言聖像之不當毀其言甚辨然支離曼衍未可爲確論也竊嘗考之古有圖畫之像有範金削木之像有搏土之像然皆非廟像也家語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像而各有善惡之狀此圖畫之像以昭法戒者也

後漢蔡邕傳光緒元年遂置鴻都學畫孔

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蔡邕死家語孔子入后稷之廟堂

後兖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右階之前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越語王命金工以良金寫范蠡之像而朝禮之吳越春秋使良工鑄

金象范蠡之形戰國策宋王偃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廁此范金之

像或以爲規或以致敬或以示辱其意各不同也史記帝

乙爲偶人以象天神與之博正義偶對也以土木爲人對

象于人形也戰國策秦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

而射其面說文偶桐人漢書江充傳言桐木人越絕書桐

不爲器用但爲俑檀弓孔子言爲俑者不仁此削木之像

或以遊戲或以從葬者也戰國策齊策今者臣來過于淄上

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

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

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子今東國之桃梗

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溜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此搏土之像國策本喻言不詳土偶何用恐亦如木偶爲從葬之用也今小兒戲物多土偶人或古時已有之古尙有圖畫而刻于金石者呂氏春秋卷十周鼎著倮而齧其指刻于金漢人好圖畫于墟墓間後漢趙岐傳岐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水經云金鄉有司隸校尉魯公冢冢前有石祠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皆刻之四壁又云鉅野有荊州刺史李剛墓其石室三間四壁雕刻爲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今趙岐魯恭李剛三處皆不傳所傳者有武梁朱鮪郭巨三處石室畫象周公輔成王畫象周王齊王畫象孔子見老子畫象皆刻于石金石刻亦畫象之屬耳凡此皆無與于祭祀者也

惟宋王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顧亭林據此謂尸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然招魂第二云像設其爲圖畫之像歟其爲範金削木之像歟抑竟爲搏土之像歟非可臆揣孟子曰弟爲尸則戰國時尸禮未盡廢像設或是楚俗楚人信鬼其俗本殊未可概論也漢文翁成都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七十二弟子侍于兩旁文翁當孝景時孔子之有像此爲最古其後魯公石祠鴻都門學並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然皆不在孔廟韓勅修孔廟後碑見錄有改畫聖像語其碑立於桓帝永壽三年而文曰改畫則舊有像可知不白韓勅始然畫像非堞像也東魏興和三年兗州刺史修孔子廟碑有乃命工人脩建容像孔子曰從我於陳蔡皆不得及門也因歷敘其才以爲四科之目所以雕素十子口口其側今於口口口

口奉進儒冠於諸徒亦青衿青領等語孔子之有璫像見于文字者自此碑始或以文曰修建疑不始仲璇然脩治也建立也本無而始治之不妨言脩本有而改作之不宜

言建况儒冠衿領詳見碑中使非創作何煩備記

水經注魏黃初

元年文帝令郡國脩孔子舊廟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侍立然黃初時郡國不皆有孔子廟且未必是璫像

然此祇曲阜孔廟有之他郡國未有也文獻通考玄宗開

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授

坐不立授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

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

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列

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曾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享詔

顏子等十哲宜爲坐像悉合從祀會參特爲坐像坐十哲

之次

新舊唐書皆載此事其文詳略不同

據此則國子學有孔子璫像雖不

言始于何時而國學孔廟始于武德二年或卽其時所立
昌黎處州孔子廟碑乃命工改爲顏回至子夏十人象其
餘六十子及後大儒數十人皆圖之像此唐時郡縣孔廟
有像之證元姚收菴燧汴梁學記云北史敢有造泥人銅
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
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
老少善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盛
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林鶡謂塑像自
西夷佛教孔子生佛未入中國之先烏識所謂像哉邱瓊
山大學衍義補云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
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設像也彼異教用
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國初洪武
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昉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

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或者若謂旣已搏
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
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
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其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
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毫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
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尙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爲
之者哉按洪武不塼像而北雍之像郡國之像未毀也其
時郡邑城隍塼像皆毀而獨未及孔廟至嘉靖九年張璁
始建議毀之然當時有司依違多於殿內砌一牆置像其
中以塞明詔亦未盡毀也今姜氏之論曰孔廟之像始於
漢盛於唐下厯宋元天下共尊莫之有改按困學紀聞兩
崇儒梅福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傳見本永平二年郡縣
學校行鄉飲祀孔子儀志猶未立廟梁天監四年初立孔

子廟

梁書武紀

唐武德二年始設國子學立廟貞觀四年詔州

縣學皆作孔子廟是漢時太學及郡國皆無孔子廟安得

有像

詳前

此但有畫像及文翁石室像而

已則謂像始於漢其謬一也又曰說文序書曰予欲觀古

人之象言必遵守舊文而不穿鑿蓋唯不穿鑿文字形迹

乃得易書觀象之妙也故鹿門子曰神農牛首信乎曰非

形也象也此善分形象者老子謂無象之象是爲恍忽忽

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凡天下之物在地

成形可執而求其長短豐瘠若謂之象不過恍忽似其物

形之名不必鑿鑿以形求之也按孔子祭神如神在又曰

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古人

之祭也極其誠敬如見在所祭者原不必立像旣立像矣

易云象也者像此者也高宗之得說審象惟肖安得曰恍

忽似之而不必形求且付諸恍忽之中其所謂如在者焉
在誠敬又焉在也其謬二也又曰在天成象璿璣玉衡以
觀之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先儒謂黃帝取日月星辰等
象作服是天人文物之象備見於三皇五帝之時謂孔子
烏識所謂像者不亦誣乎按天象章服之象與廟像何涉
謂孔子識天人文物之象卽已識自己泥堊之像乎此眞
風馬牛不相及其謬三也又曰左傳昔夏有德遠方圖物
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夫曰象
物曰神姦是夏氏備神物之象商書乃審厥象俾以形旁
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故王基見三國志謂昔高宗刻
象營求賢哲夫曰象曰形曰肖是商人皆親刻象之人呂
氏春秋周鼎著古人之像此三代塑像之確證按夏鼎著
神姦乃螭魅罔兩之類周鼎饗發亦非人惟著倮魘指爲

人形然皆鑄于鼎上說命審象形求出晉梅頤本前人謂不足據卽就其文考之皇甫謐謂寫其形象蔡傳謂繪其

形象孔傳則曰刻其形象與魏志管寧傳刻象營求之文

頗合刻鏤也爾雅木謂之刻蓋刻其形於木也

刻太營求
見魏志管

寧傳乃太僕陶邱洪衛府孟觀侍中孫
邑中書侍郎王基薦寧語非基一人且此鑄象刻象皆

非搏土爲人之像安得爲三代堊像之確證其謬四也又

謂易繫傳言象者二十八說卦取象百有三十二其間爲

君爲父爲男爲女無非取象于人其說已支離蔓衍又以

明堂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遂

謂曰容曰象曰狀孔子業經曰觀堯舜之容于墉門是中

土之塑像實古之道按堯舜桀紂之象圖於門墉以昭法

戒繪像非堊像亦非爲祀事古者祭以尸不立像乃妄謂

堊像爲古之道其謬五也又引國策之桃梗而謂爲桃梗

人引橘頌行比伯夷置以爲像而謂爲伯夷像按齊策高誘注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朔上有大桃屈槃三千里上有二神一曰荼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故使世刊此桃梗畫荼與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是桃梗乃畫二神于板上與木偶不同下文云刻削子以爲人蓋古人畫亦用刻與刻象之義同初非以桃梗爲人形

史記云木偶人與國策異

橘頌王逸

注像法也屈原自以修飾潔白之行不容於世將餓餒而終故曰以伯夷爲法也然則像訓爲法豈真作伯夷之像哉其謬六也朱子白鹿洞書院祇作禮殿依開元禮臨祭設席不立像後與曾致虛書自以爲最禮之正至其寄洞學諸生云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像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必不得已而爲

塑像則當倣此以免於蘇子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其
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坐文翁猶
是當時琢石所爲及楊子方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
如所聞者且爲寫倣文翁石像爲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
精或者猶意其或爲跣趺也去年又以屬蜀漢漕揚王休
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二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
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
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
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爲之喟然太息按此
白鹿洞始雖未立像後錢子言仍爲塑像大違朱子之意
必不得已而爲塑像當倣列子祠也其兩次屬人入蜀購
求聖像務得其真如此其於聖人之像未嘗不鑿鑿以形
求之豈遂付諸恍惚形似之中哉總之孔廟之不設像禮

之正也佛法未入中國以前中國無設像以祀之事明人謂孔子所不識其言不得爲過朱子嘗謂已成毀之又似非禮自是敬慎之意並不以設像爲是明世宗聽張璠之建議毅然毀之旣得禮之正卽不得妄訾其非章圖此論亦囿於流俗人之見而已家語困誓篇謂孔子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皋陶其肩似子產白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白虎通亦云荀子非相篇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其言似何人旣無所考是卽欲據此以彷彿萬一恐終難肖不肖而崇奉之致同于恍惚無常何如立主之爲當也

太平寰宇記

益州

文翁學堂一名周公禮殿任豫云其

欒欂節制猶古建堂基高六尺夏屋三間皆圖畫古人

之像及禮器瑞物堂西有二石一統志

成都府

文翁石室

在府治南李膺記云後漢中平中火延學觀廂廊一時
蕩盡惟此堂火焰不及構制雖古而巧異特奇壁上悉
圖古聖賢齊永明中劉瑱更圖焉費著周公禮殿聖賢
圖考周公禮殿制甚古低屋方柱柱上狹下廣與今異
制殿有板龕護先聖賢像殿之壁高下三方悉畫上古
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世傳晉太康中太守張收
之筆嘉祐中王素命模寫爲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爲
成都禮殿聖賢圖紹興中席益又模寫于石經堂凡一
百六十八人

宋史禮志至聖文宣唐開元末升爲中祀周顯德二年
別營國子監置學舍宋因增修之塑先聖亞聖十哲像
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東西廡之木壁太
祖親撰先聖亞聖贊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贊之建隆中

凡三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廟

書內府本廣韻後

廣韻行世者凡二本一爲蘇州張氏澤存堂本一爲明內府本張本注文詳備與孫愐原序相合世所謂重修本內府本注文簡約朱竹垞謂明代內府刊版中涓欲均其字數故取而刪之四庫全書提要則據永樂大典引此本世尙有麻沙小本與明內府板同謂非明中涓所刪疑爲宋初所有唐代舊本故總目兩存之又謂宋人諱殷故重修本改二十一般爲欣此尙作殷知非作于宋代且唐人諸集以殷韻字少難以成詩間或附入眞諄臻韻如杜甫東山草堂詩李商隱五松驛詩不一而足說文所載唐韻翻切殷字作於身切欣字作許巾切亦借眞韻中字取音並無一字通文者此本注殷獨用重修本始注欣與文通尤

確非宋韻之一徵今按錢氏

學嘉

韻目表云宋宣祖諱殷

故改爲欣祧則不諱後亦追復舊稱毛晃增修韻略郭守
正紫雲韻映仍作敬是其例作殷者未必遂爲宋以前韻
合欣於文乃景祐所改非廣韻舊第又云廣韻所注同用
獨用唐許敬宗奏定宋景祐詔修集韻以賈昌朝言改定
韻窄者十三處許令增近通用今廣韻或據集韻竄改致
令十三處紛然莫攷據此說則提要以爲非宋韻者未見
其確吳棫韻補列二十一殷棫爲靖康紹興間人是宋韻
追復舊稱之一證也提要又謂唐志宋志皆載陸法言廣
韻五卷則法言切韻亦兼唐韻之名又孫愐以後陳彭年
以前修廣韻者尙有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三家重修本
中皆列其名氏郭忠恕佩觿上篇尙引裴務齊切韻序辨
其老考二字左回右轉之譌知三家之書宋初尙存此本

蓋卽三家之一故彭年等所定之本不曰新修而曰重修
明先有此廣韻又景德四年敕牒稱舊本注解未備明先
有此注文簡約之廣韻也今按新舊唐志竝載陸慈切韻
五卷初無陸法言廣韻之名惟宋志載陸法言廣韻五卷
恐是後人就切韻之字而增加之故稱爲廣韻非切韻本
兼唐韻之名也唐韻之名孫愐所定見愐自序甚明廣韻
之名其改定必在孫愐之後究出何人已無可攷或卽嚴
寶文諸人未可知也至嚴寶文等三家重修但言增加字
竝無改削明文唐宋志均不出三家之書恐此三家者第
於孫愐本續有增加非別有單行之本佩觿所引爲切韻
序非廣韻序亦未足爲單行本之確證重修本注文之詳
備大抵出于孫愐所引書目證之愐序都相符合其非盡
宋人所增入可知景德敕牒所云未備者不過補其漏落

既有詳備之本何必取此簡約之本而增修之若是不

憚煩也則提要此說亦非定論也且就其書攷之此本若

在重修本之前則賈昌朝奏併之十三部必非所及知何

以上聲吻隱

目錄誤卷中注不誤

及末六韻去聲隊代廢

卷中注誤目錄不誤

及末六韻

宋繫去聲不誤

皆用集韻移併之部全失廣韻舊第更

何論唐人之韻提要以爲校刻者之誤其說誠是亦可見

此本非重修本以前之本也其字之翻切悉與重修本同

說文所引唐韻無一相合者其注文以重修本校之一說

文也或刪其从某之語或竟刪說文字如東韻夢下刪說

文曰三字猶可殷韻殷下於眾也正也大也中也之下刪

說文从月爰而存作樂之盛稱五字則文意乖矣又三鍾

鋪下注上同說文與鐘同云上同者與上一字鑄聲義俱

同說文與鐘同則聲義皆異乃刪去說文二字則文義難

通矣是說文之刪不刪初無義例也一姓氏也如意主簡則但云亦姓或又姓可也乃或刪或存東下複姓十三存其二他字之引某代某人者或刪或不刪是姓氏之刪不刪初無義例也一書名也如草木鳥獸之常見者固不必引出何書其罕見者則引所據書此說文舊例也如求簡約則概刪所引書可也乃或刪或不刪又如風下河圖曰風者天地之使元命包曰陰陽怒而爲風獨刪去河圖曰三字同是緯書一刪一不刪此何義也是書名之刪不刪初無義例也水名邑名之類多言在某地亦說文舊例也他如鳥獸草木之形狀情性非常見者多詳述之亦說文舊例也乃東韻賦下似鷹而小能捕雀也刪後四字冬韻黎下獸如豹有角刪下二字致鳥獸之形狀情性不全又雍下雍奴縣名在幽州水經云四方有水曰雍不流曰奴

此引水經釋雍奴之義乃刪節爲水經四方有水曰雍不獨與上文邕下所引說文四方有水自邕成池之意相複且全失引證之本意東韻籠下將所引西京雜記刪去致此字有聲無義此皆不當刪而刪之毫無義例者也細心核勘此本注文實就重修本刊削而成形迹顯然提要謂尙有麻沙小本與明內府板同麻沙爲宋代書坊之名方輿勝覽崇安麻沙二坊之書行于天下老學庵筆記三舍法行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至簾前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板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授惶恐謝可見麻沙本爲當時書賈所爲每多紕繆此本與麻沙同當卽出于麻沙本明代刊書時中涓利其字少便於侵蝕故用此本亦非其所刪若遂信爲宋初之本或更珍爲唐人之韻曷亦詳校而綜攷之乎其所以

可貴者集韻移併之十三處尙不盡誤欲求廣韻之舊第
藉此爲考證之資正未可遽廢亭林顧氏所藏本亦係注
文簡約者當時頗矜貴之第不知顧本注文究與此本同
否今顧本未得見此本原刻亦未得見此爲小學彙函覆
明內府本其中譌字極多未知原本如是歟抑此本校讐
未善歟安得原刻及顧本一校之又重修本翻切在首一
字之段末下按字數文義聯貫此本改翻切於段首相隔
或甚遠似不若重修本之善重修本一東狨細布絨上同
此本狨猛也絨細布此兩本注文顯相違異者玉篇狨無
解釋絨細布集韻細布與玉篇合而以狨爲獸名分狨絨
爲二與此兩本皆不合猛也一訓亦他書所無未知何所
據也

命下列江南廣韻置字只訓安置設立中原廣韻兼訓
驛盼字江南廣韻匹莧切中原廣韻普患切今張氏本
置下多驛也二字蓋後人誤加也張氏本與顧甯人刻
本皆元時所謂江南廣韻者也明嘉靖中重編廣韻所
據之原本是中原廣韻也 按據此說則廣韻又有江
南中原兩本之別蓋亦一詳一略者也 內府本置下
無驛也二字盼下匹莧切與江南本合張本置下有驛
也二字與中原本合非後人誤加

說文所引切
韻盼匹莧切

書康熙唐縣志後

康熙唐縣志後北臺在中山城北慕容垂都中山時登此
臺望馬耳峯東坡詩淨掃北臺望馬耳卽此馬耳山在唐
縣北二十五里 按東坡雪後書北臺壁詩二首係密州
作馬耳山在諸城縣南非唐縣之北臺及馬耳山也其詩

題亦非雪中望馬耳此志不知何以採人志中竝引東坡雪中望馬耳詩二首于馬耳山後真風馬牛不相及也

書況太守集後

曩見蒲松齡聊齋志異中促織一則爲明宣宗時事以爲宣宗賢主此事或傳聞之譌近閱況太守集有宣德九年璽敕云比者令內官安兒吉祥採取促織今他所進數少又多細小不堪已敕他末後一運自來時要一千箇敕到爾可用心協同他幹辦不要誤了方知聊齋所述非虛語也北地亦有促織而必採之江南其故亦不可解此不可謂非盛德之累矣

書乾隆府廳州縣志後

洪稚存乾隆府廳州縣志用一統志例以布政使司分隸府廳州縣章實齋謂於今制當稱部院不當泥布政使司

舊文雅存爲書以駁之實齋於文史通議中復申其當稱
部院之說約有十端其言極辯然循名責實究有未安者
今之稱巡撫爲部院者以其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銜也以兵部得是稱而據以爲分部之名已非其實
況今之稱部院也不過下屬申上之文私家往來之牘專
就巡撫一人而尊之耳至於進呈之章奏達部之題咨以
及自上行下之書札告示其結銜無稱部院者元之稱行
省也以中書省得名中書省天下政令所出其分立行中
書省皆以省官出領其事故行省得用其名若今之部六
兵其一耳天下政令不皆從兵部出豈兼兵部虛銜而卽
可以部稱乎俗稱總督曰部堂不曰部院直隸甘肅四川
皆有督而無撫此據舊制言若稱部堂則兩歧稱部院又與俗
稱不合又將何以稱乎實齋之言雖辯尙有待於考定乾

隆以前指紳督撫列於都察院衙門內是從前尙以督撫爲京官也指紳官定之書也

書王仲瞿西楚霸王墓碑後

王仲瞿壘穀城西楚霸王墓碑文語多右項體應爾也竇

東皋宗伯

光緒

書此文後云班固父子之廢項王本紀微

特王之罪人滅六國燔六經

按秦燒詩書百家語易以下
楚之書得免此云六經亦不

的項不滅秦而魯之廟堂車服禮器有存焉者乎魯諸生

爲王三年服城守不下尊孔也非私項王也司馬遷以項

王功高故加於孔子世家之上而進之三皇五帝殷周之

後固何人斯而黜王本紀宜其犛犛瘐死按東皋先生當

時以迂名卽此論亦迂謬可笑子長綜厯代而爲史記當

子嬰約降以後汜水稱尊以前政自羽出分裂天下號爲

霸王故列羽于本紀豈以其功高哉

秦何功而列本紀
此不辨而自明若

孟堅之書漢書也劉氏之書而可列項氏于本紀乎此必不可通者也始皇燒詩書爲斯文巨劫而魯之廟堂車服禮器存焉初不因項滅秦而獲全也項亦何功於魯哉而乃醜詆孟堅過矣魯諸生之爲羽服以項曾爲之君也與孔氏何與而謬云尊孔哉

書李慕臬郡尊蜀中公牘後

治民之道必有至誠之心以貫之則事無虛假而民克受其惠未有無至誠之心而可與言治者也此其理嘗與吾友慕臬李公論之矣公與余同在西曹初未相知也癸未秋將旣始同治事左司一見如舊相識見余所擬駁事每許可時出其文稿相商推芥餘酒後縱談世事公每疾俗吏苟且塗飾之爲斧柯得假固將以至誠之道大有濟於斯民也癸未秋余出守天津復移保定雖與公相違而書

札往來常不絕己亥孟春遇公於直沽旅邸翦燈話舊歡
甚時公已擢守雅州將入蜀得展其濟民之志矣庚子之
歲海水羣飛宇內騷動余躬逢治劫後奔馳於陝豫之郊
與公不通書札者數年第聞公有蜀抑貪吏平冤獄治積
盜而尤以解散名山匪徒爲最著未得其詳也今春相遇
於京師出蜀中公牘相示皆炳燭自治字字發乎至誠前
此所聞公之抑貪吏平冤獄治積盜者始得其詳而名山
一役輕車減從開誠曉諭使方張之燄一旦遽息爲國
家省多數之餉糈爲閭閻全多數之性命使論其功則龔
遂之治渤海祝良之治九真張綱之治廣陵不是過也向
之所謂發至誠以治民者公信克踐斯言矣乃終爲俗吏
所擠排微特有功不賞竟至不能久於其位此可爲長太
息者也公之言曰吏治清則是非明是非明則人心定探

源之論可作官箴然今天下之無真是非也久矣以余之所見聞及身所親歷者其味於是非者無論已有明知其是而強以爲非明知其非而強以爲是論意見不論事理論私情不論公評苟且塗飾之爲比比皆是下以是罔上上之人更且曲徇焉而不復問真是非則是非何日明哉此無他無至誠之心以爲治也請得進一解焉是非明則吏治清矣庶與公言互相發明乎公又謂治盜一事最爲深細此語更未經人道在盜少之區稍涉粗疏已有無辜被戮而劫身倖免之事若盜多之區勢豈能盡人而誅之操縱之方其機萬變一不慎卽貽禍無窮此豈可以鹵莽爲之哉誠則明明則見理深細自無粗疎鹵莽之患矣公又謂凡有聲望能吏大抵鋪張外面不求實際此皆不誠之故尤中今日官場之病根病根不除而望吏治之清猶

航斷港絕潢以望至于海也余心儀公之治績復惜其在蜀之不能竟所用茲深有味乎所言之能得制治之本仍不外向者以至誠治民之說也故推論之如此公今奉守湖之命湖州余故里也昔余守津公故里鹽山固屬津先後因緣良非偶然所愧者余之守津未能爲津人造福公今守湖且將以前之治蜀者治湖湖之受福正無量此可爲湖賀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余湖民也不言湖事然所以爲湖賀者則甚願公之以治蜀者治湖也

枕碧樓偶存稿卷五

文五

王訓導 炳文 周易注序

絜靜精微易教也精微之中理無不具故傳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若致廣大而盡精微則在學易者之極深而研幾矣自來學易者左氏記占驗而義理寓焉漢代諸儒皆言象數惟京焦入於譏祥迨後宋之陳邵務窮造化雖變而不離其宗王輔嗣黜象數而誦老莊此易家一大變也胡瑗程子闡明儒理李光楊萬里參證史事論端日啟其說愈繁舉凡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二氏之厄言皆得援易以爲說如林光世之水村易鏡以星配卦陳圖之周易起元以名山大川配卦趙汝楳易學叢書載入營陳隊伍焦竑之易筌雜引黃庭抱朴諸書錢彭會

之易參於曆法推步奇門九宮干支納宮六壬以至五嶽地形禹貢水道堪輿律呂井田兵法道家釋家無不推及蕭雲從之易存則又以律呂天算爲宗雜入三命六壬之術泛濫龐雜無所紀極其變亦可謂極矣獨未有以醫言易者灤州王麗南孝廉司鐸唐縣訓迪之暇研究靈蘭秘典有見於素問言五運有五位易亦言五位相得言六氣有六位易亦言六位成章遂悟河圖卽是五運義卦卽是六氣卽取河洛二圖及先天後天八卦方位圖參之內經得其會通著爲提綱二卷凡圖三十九辨四十二雜說四又爲備證一卷凡圖四十四辨三十八則取內經之文而以易義注之與提綱互相發明其精思妙義萃於此三卷中又取經傳爲之注屏棄舊解自抒心得雖未盡有關醫學亦時時以醫學比附之澄思渺慮爲言易者獨闢蠶叢

紀文達公有言曰易道廣大推之無所不通以醫理而論榮衛者陰陽也七竅者奇偶也心腎者坎離之宅也其消息則姤復之機其升降則既濟未濟之象也至於五運六氣司天在泉無一不與易理通文達此論初不過爲易家比喻之詞而隱若爲此書導其先路夫聖人作易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而內經陰陽別論諸篇於陰陽二字反覆言之陰陽者萬物之終始易之理根於陰陽而醫之理尤在能識陰陽此固說之變而能得其精微者也光緒丁酉九月保定郡試王君以此書來質予嘉其苦心孤詣能自成一家言因不辭固陋而爲之序

元祕史潤文序

元祕史敘太祖太宗兩朝事實及元世系最詳明代藏書家有著錄者而未顯也今世傳者有數本一爲永樂大典

本分十五卷方乾隆時修 四庫書書之出于大典者著錄甚夥而此書獨遺豈因文未雅馴故屏而不取歟抑輯錄在 四庫書成後歟迨錢竹汀詹事表章之謂論次太祖太宗事迹必於此書折其衷而其書始顯於世靈石楊氏連筠籥叢書所收卽大典本也一爲桐鄉金主事德輿所藏殘元槧本分卷與大典本不同顧千里曾見之不知尙在其家否一爲阮文達續提要所稱舊鈔影寫本文選樓災後是否同歸劫火抑流落人間一爲陽城張敦仁影寫元槧足本作十卷又續一卷當與金本同也此外又有蒙文本或言李仲約侍郎曾得之然侍郎注此書未及也其書敘述都實錄而文理蹇拙詞語俚鄙未經詞人潤色故讀史者多未留意仲約侍郎爲此書作注以大典本爲主而以張本校之爬羅剔抉疏通證明可稱精審然於正

文尙未遑潤色之也同里王仁山孝廉喜讀此書而病其
不辭也因取而潤色之於是向之蹇拙者俚鄙者咸文從
字順煥然改觀其人名地名譯文歧出列爲二表甄其同
異備載李注而其所未及者則加按語以證明之編成顏
之曰潤文潤澤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春秋時
之爲辭命者修飾之後尤貴潤色陸士衡云傲六藝之芳
潤張道濟云高明徇美學以潤之是文之大有賴於潤也
此書得潤文而益便於讀洵爲研究史編者尋繹之助矣
抑凡見尙有所貢者洪文卿侍郎元史譯文證補其所據
有河刺比文之拉施特書英文之多桑書俄文之具勒渾
哀忒蠻諸人書與此書互有同異卽互有得失取以參稽
則當日之情事益審秀水高寶銓元祕史李注補正大多
爲李注所未備取以考訂則羣書之引證益詳此探討之

有待也至於體例凡正文之已改者似宜將原文注於其下以存本來面目眉間按語似宜移入各注之後先李氏按次自按較爲合法此編纂之有待也質之方家以爲然否光緒戊申立夏日

嚴秋樵說文校議議序

漢書藝文志小學凡十家其傳于今者惟急就一家餘九家皆不傳蒼頡凡將雖有輯本非全書別字十三篇錢竹汀以爲卽揚雄方言然非定論後漢賈鮪作滂喜篇今亦不傳所傳者唯許叔重說文解字蒼頡諸篇以三言四言七言成文皆不及字形之義僅便于童子諷誦而已其以字形爲書因形以攷音與義亦唯說文故說文者小學之總龜也歷代治許學之書多不傳傳者唯二徐近今自乾隆以來羣重許學治之者亦人才輩出以嘉慶道光中爲

尤盛段氏王裁深於經術每字必溯其源桂氏馥蒐集宏
富能會其通王氏筠承諸家之後參以金石義例益精其
餘諸家各擅所長吾郡姚文僖公暨嚴鐵橋廣文同治許
學文僖有說文考異三十卷廣文有說文翼十六卷其書
先未出其先出者爲校議三十卷頗爲世所重桂王二家
皆用其說矣廣文從弟秋樵茂才性嗜說文精心研究廣
文藏書數萬卷茂才嘗與之昕夕相親討論不倦眞積力
久所得遂多以校議專訂大徐之誤而尙不能無遺憾誤
當正漏當補乃作校議議時段氏之書已行世故並議及
之經始于道光甲辰訖事于咸豐丙辰五易稿而後寫定
得三千五百九十條編爲卅篇其所見書有王南陔說文
段注訂補錢可廬說文統釋及海昌許珊林槌之說文統
箋並爲今日未得見之書其蒐采也博其相與辨難而商

訂者則珊林暨烏程蔣繼卿維培不以專輒自封校議爲
許氏之功臣此議不又爲校議之功臣哉今讀其書如示
部禍下云吉日釋文釋天釋文旣禱引說文作禍謂說文
馬祭字作禍非謂說文引詩作旣禍也妬釋文梃引說文
作梃井釋文甕引說文作甕革釋文息引說文作熄今說
文皆不引易類難畢舉蓋經典多段借說文皆正字凡言
說文作某者謂說文正字如此經典借某爲之故曰說文
作某段氏誤以說文作某謂說文有某字無某字校議誤
以說文作某謂其篆下必引書讀書之難如此又禍下云
許書大例言讀若某讀與某同或言讀若某某之某皆謂
段借無關音切如珣爲夷玉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則借
宣爲珣故曰珣讀若宣璉石似玉詩有璵璉珩借葱爲璉
故曰璉讀若葱圓全也詩景員維河借員爲圓故曰圓

讀員管厚也凡經典篤實字皆作篤故曰管讀若篤鄒國
名凡經典國邑姓氏字皆作許故曰鄒讀若許子游名於
凡經典言偃字皆作偃故曰於讀若偃若此之類不勝具
舉而世每謂許書讀若但擬其音無關形義如後世音切
謬矣蓋許果以讀若爲音切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何字
不當言讀若何以言讀若者僅十之一于此知許君讀若
爲段借非謂音切也許敘篇云段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
事令長是也則凡本無其字而後有字者亦不得謂非段
借言部誌下云許書本無俗體篆文今有者後人加也廌
部法下云今文省校議曰許書無出今文例校者以法金
難識因附記云今文作法後人遂據添一今文耳汪氏曰
楨云今文如此俗亦何獨不然許書大例篆文冠首古籀
附焉或先古後篆從部首也許時所謂今文俗字乃隸書

非篆文不應雜出其中所見雖是亦未盡然余謂後人必
不妄改蓋亦有所本許時隸俗雜出故作是書以正之而
亦未嘗不言俗也許時俗書但于說解中及之以明非正
字耳則此當于上文識下云俗識从忘如晶部疊下云亡
新以爲疊从三口太盛改爲三田是其例今疊後尙無疊
象餘皆據說解補亦許所不及料也鳥部敷下云韻會十
四寒引作匪敷匪寫說文無寫字引經不拘四月疏旱麓
疏皆引鳶鷖鳥也孔氏所引往往字義遵許氏形依經不
得據補鳶篆夏小正十有二月鳴弋知古無鳶字借弋爲
之許所見詩當亦作鳶經典所有之字說文不必皆有木
部地下云五音韻譜作讀若陟未敢據改許說解不拘通
俗也貝部質下云此闕聲字小徐韻會四質引竝作所聲
余謂說文言闕者卅七見皆非許語亦非校者所妄加故

凡二徐本云闕者或闕形聲或闕讀若或闕引古反切本非許有果有漏落不云闕也手部攢下云引楚詞舉卽說文攢世之人不察皆謂許說解無俗字凡遇不列篆體者皆改之大非許意女部嫵下云文選潘岳關中詩注顏延年謝靈運詩注皆引興悅也蓋因文選作興而義當爲嫵故引嫵下說解釋興耳非真說文興下作悅也六朝唐人引說文往往如此而李尤甚凡治說文者勿爲所誤以上諸說竝爲前人所未道奮然抒獨得之見不隨人作俯仰者又如艸部茜下云韻會八唐引作貝母艸療蛇毒余謂下三字恐出注解語非引許也又麗下云釋文麗引說文作麗蓋言說文附麗字作麗古人借麗爲之故云說文作麗校議云六朝舊本已如此蓋誤類篇引作麗乎土最爲善本蓋釋文所謂說文作某者謂說文正字作某經典

則通用某非謂說文引經有異同也一切經音義凡言說文作某者甚多如校議說是元應謂許引佛經矣日部咸下云小徐無末三字

戊悉也

非蓋謂所以从戊且戊字別義

于此見之許例往往如此齒部齟下云柴省聲不誤說文聲多兼義古書借柴爲齟故云讀若柴齟卽以古段借字爲聲故从柴省聲類篇齟訓齒不齊張揖上林賦注柴不齊也此借柴爲齟之證鳥部騅下云篆體當作騅一切經音義卷十五引作鶡六書故第十九引唐本从鳥从隹玉篇亦作鶡按一短尾一長尾兩相合非體且大徐引唐韻思允切不云職迫切是大徐亦本不作騅也說解當作鶡鳥也采芑疏釋鳥疏引說文隹鶡鳥也廣韻十七準同六朝唐人書往往引重文用正篆說解佳聲當作隹聲許書正篆例得以重文爲聲喪麗等字皆如此竹部校議謂當

補第篆段氏補又補說解云次也从弟竹蓋據周本詁訓傳第一疏引按說文弟訓韋東之次弟引伸爲兄弟十五卷標題許皆作弟是說文本無第字孔疏所引或誤以字林爲說文唐人往往有此入部合下云大徐不誤此問答本字故云合口左傳宣三年旣合而來奔蓋本字之僅存者說文無答字荅小未也義別木部櫟下云據說解云或从艸謂正篆从本執聲此从艸執聲則爲執字非謂櫟之上又加艸也小徐作或从執蓋依篆改於部檐下云字从於上下文皆言旗則此發石車當爲檐下別義引傳爲本訓故非異文與旒下旗下旃下引周禮同詩言旻借毛無注鄭訓合許以詩會字爲旗左傳之檐亦作旌旗解詩用旻借傳用正字許所引亦如此故知脫旌旗一義杜云檐旃也下卽旃篆許當同入部家下云家字从豕近

人皆無有解之者或云中州人每家必有豕圈故有無豕不成家之語字當从宀从豕會意余謂果如此說則貴畜而賤人矣必無是理或云恐家字本訓爲豕圈借以言人積習久而本義廢余謂本義果屬豕圈當从口不當从宀豕圈重闢不重屋則爲囙字口部囙廁也豕豕在口中而非豕字許君人獸之辨極嚴若以家爲豕圈宀部不應首列此字而訓爲居也余謂家字本無別義其所以从豕者非犬豕之豕乃古文亥字亥爲豕與豕同集韻亥作豕亥下云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裹子咳咳之形按禮云男有室女有家亥爲一男一女而生子非家而何此其所以从豕之故又據阮錄師旦鼎八月丁亥隸續魏石經春秋已亥同盟于戲字皆从一从二人體與豕同一者亦古文上今此家當言从宀豕聲校者不識豕卽亥而以爲犬豕

之豕疑其非聲故改爲豶省聲欠部歟下云宋本作昆干
玉篇作歟于校議云不他見未審于干孰是余按通雅昆
于猶昆吾說文蝨昆吾圍器也因知昆吾昆侖古皆以爲
圓渾之通稱故山象之而名昆侖言其狀混侖猶言混沌
也昆吾是圓椎之象吾之聲通爲于古稱我爲吾亦爲余
說文訓歟蓋言圓椎混侖之狀不可知耳據此知昆于不
誤以上各說並視舊說爲長更證以諸家之說苗下譚廷
獻云後人引說文不可據增大率類此騷篆王氏改爲騷
第字張行孚云廣韻十二霽第次第說文本作弟則第字
不出說文實有明證詹下段氏及承氏培元並增旌旗一
訓昆于王氏亦从于並足互相發明家字之訓尤爲獨出
然以鄙見推之則尙有未盡小徐本說文亥爲豕與豕同
意玉篇引亦有意字是古文亥豕二字意同而形不同汲

古閣本豕古文作𠂔亥古文作𠂔段云初印本作𠂔然孫
刻宋本則作𠂔與段所言不同可見篆文譌舛難以盡信
玉篇豕古文作𠂔亥古文作𠂔集韻豕古作𠂔亥古作𠂔
豕二形可見古本錯出故集韻兩收之而與玉篇又不同
雖傳寫有誤而其非一字斷可識矣王氏云小徐祛妄篇
引李陽冰說古文亥本象豕減一畫是字形尙微不同故
曰同意然則大徐本無意字者非也呂氏春秋言史記三
豕渡河子夏以三豕爲已亥是此二字相似故易譌段氏
謂二篆之古文實一字亦非也此文當云从𠂔亥自亥譌
爲豕讀者不得其義並疑其聲遂改爲豕省聲耳惜不能
起九京而一質之也夫蟲書鳥冊多有歧形帝虎魯魚非
無誤字矧二千餘年來籀篆隸楷之變遷竹簡縑素之銷
亡金石之毀泐許君原本北齊顏之推已稱難覩洎今又

千百年而欲究其是非甄其同異正未易言也潛心積思之士通其所不能通是非明而同異定後之人更就前人之所未盡通者而通之其心專其思密此古學之所以昌而疑義之所以晰也同治以後此學日衰一時聰穎之士方將窮希臘之淵源究三島之流派昔之以許氏爲總龜視之如跛鼈而鄙夷之焉國粹將亡良足悲已余序此編不獨歎吾鄉之治許學者寂然無聞且環顧四海之內亦寂然無聞此關於氣運之升降有非人力之所能爲者又安知氣運之轉移今日之寂然無聞者他日不漸被于環球乎固所馨香祝之矣辛亥初秋

夢影盦集序

觀侍余姻家也作吏畿輔所至有政聲其爲治也不溺古不徇今舉積重之弊一切屏除而不見紛更之迹故民安

之而上官亦多重之方將大用於世以竟其所施乃客夏遽以微疾終于遵化任所上官莫不咨嗟太息曰何奪我良吏之驟也況在知交戚屬其悲歎惋惜爲何如哉余與覲侍相交久未見其詩詰嗣迪莊出其遺集付諸手民余始得展而讀之卷中俗吏篇海州老翁歎禁炊行捕蝗歎振穀謠諸作頗得少陵三吏三別白傳秦中吟諸篇遺意足備太史觀風之採錄東海小樂府語奇旨遠得風人之遺足與西涯悔菴諸樂府相頡頏七絕亦如春柳濯濯正是張緒當年其風神可想象也是編爲君未爲吏時所作者多迨爲吏後盡心政治吟詠遂稀一切公事書牘多手自撰定積成數十冊皆卓然可傳將欲考求君之政治爲作吏者之先路自當讀君政治之文君之可傳者本不獨在於詩而詩先傳於世吾願迪莊出其政治之文以公諸

世其裨益乎斯世者正宏多也

吳興別錄序

郡之有志考輿圖徵文獻也凡關乎一郡之輿圖文獻者當無不具不容有所遺而待于別錄者也然識大識小各有體例紀文達嘗謂志書之濫觴列傳侔于家牒藝文溢于總集而輿圖反若附錄其間假借夸飾以侈風土者抑又甚焉王士禎稱漢中府志載木牛流馬法武功縣志載織錦璇璣圖此文士愛博之談非古法也觀於此論可以見著述體例之不同事有不當入于志者固當在芟棄之列而必別有書以錄之矣吾郡之有志自宋談鑰始明則有勞王張宋諸志國朝則有胡志迨至光緒初郡人鳩資重修蒐羅考訂頗稱詳明凡關乎輿圖文獻之大者胥具厥編而文達之所譏者方引以爲戒故其小者或有未

及非遺也體例然也然則志之遺者有若木牛流馬法織錦璇璣圖詩之類其將任其散佚歟抑必有書以錄之歟是在吾郡人之留心掌故者矣同邑嚴迪莊民部博覽羣書尤著意掌故之學於吾郡之遺聞佚事蒐討頗勤積年成書分述故述獻述藝述聞述異五類顏曰吳興別錄編爲十卷以補郡志之遺凡郡志之所不必錄者皆得錄焉洵吾鄉掌故之資也余曩者涉獵書林亦嘗撫事之涉于吾郡者錄爲吳興瑣語僅得一卷人事倥傯書不克成今得迪莊此書而余書可覆瓿矣附誌于此亦以見書之成不成亦有幸有不幸也宣統辛亥嘉平

浙江留京同學錄序

科舉廢而學堂興天下之士負笈而游學於京師者雲集霧會焉可殫述浙水東西之學者亦嘗數百人何其盛也

人眾聚難不可無會會歲一舉舉必有錄甄其名籍都爲一編今歲爲法律學堂暨高等巡警學堂主會事余管理法律學堂羣以弁言相屬自維寡識烏能言其言之當言者前人亦旣言之矣又何所言無已則唯逆耳之言以共相勉勵乎方今學之大勢分爲二派守舊圖新各執其是分馳並騖時相傾軋世方以爲患而非患也舊有舊之是新有新之是究其眞是何舊何新守舊者思以學濟天下之變非得眞是變安能濟也圖新者思以學定天下之局非得眞是局莫可定也世運推演眞是必出傾軋者方將融化矣故曰非患也浮囂之習中於人心汪洋恣肆其議論時軼乎名教綱常之外狂瀾橫溢隄防將潰然成括小才適以賈禍士之稍明事勢者必不蹈此習世方以此爲患而非患也士之大患則利祿之心勝而學問之心詘也

夫士之學將爲世用何必以利祿爲疾且國家方縣利祿以相招又何必爲士諱抑知心不可兩涉兩涉其途將併一途亦不能達其所至此患之分其功修者也其患猶小若充其利祿之心將所以保其利祿之方必無所不至所以窮其利祿之事必無所不爲敗壞風氣貽禍生民此患之喪其德性者也其患實大昔者科舉之所以爲世詭病者其大患卽在於以利祿誘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亦羣相馳鶩於利祿之中而遷流不知所屆今廢科舉而興學堂烏可不除此患哉子張學干祿夫子告之以寡尤寡悔然則君子之學以謀道也其出而用世以行道也今若持此言以告人不以爲老生常談卽以爲不達時務而此言遂爲逆耳之言矣然而有利祿之心者流俗之學也無利祿之心者君子之學也人未有不願自居於君子而甘自墮

於流俗者故願持此逆耳之言以與吾鄉人共相勉勵凡我同學之人皆爲君子而不下同於流俗他日學成用世爲名儒爲名臣匪獨鄉之人與有光榮且將使天下之人皆聞風而興起焉其關於天下之大局者豈淺鮮哉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請以此言爲他山之石也可宣統建元仲秋之月

二犬記

京師多梁上君子積俗然也旅居之家多畜犬以司警謂其勝於持時專當者家大人官西曹卜居宣南坊畜二犬一蒼瘦而摯一黃肥而猛夜不虛吠吠必有盜一夕盜至已下屋由外院入內院二犬吠隨之不少懈盜上屋跳自是頻夕至終不得逞乃絕迹僉曰二犬之功也然外人來當白晝亦必吠示欲撻之狀則噬更猛每至窘不得移

步非有導者雖貴客亦然犬若以己之職分當爾不以人之貴賤貧富而有所上下於其間其性之忠亦如此歲己未家大人出守黔中留眷京師庚申道梗南歸不成行暫移居會館二犬隨至司警如故時無貳心時余家居內院鄉人之旅京者居外院二犬終日守內院卽至外院亦帖耳服人不入內不吠一若知此地爲公共之地於人已之界極爲分明也者殆又忠一之心之所發露歟吾嘗觀世之人富貴者尊之畏之且諂事之貧賤者卑之鄙之且呵叱之不問己之職分居何等但視人之位分爲進退又嘗見世之爲友朋及爲僕從者當主人得位時惟主人之顏色是聽一旦事勢異卽反唇相詆懷貳心甚且設阱以相陷復下石焉若二犬者可謂忠一矣辛酉春舉家赴銅仁出國門時二犬隨車行及門而返依依然有不忍舍狀

道遠不能從也

辛酉冬 家大人去任友僕中有懷貳心者余感其事
不能忘二犬之忠一也故記之 自記

游鼓山瑣記

辛未八月二十日偕吳子俊卿夏卿潘甥子宜子靜同作
鼓山之游辰刻出東門二十里抵山麓有閩山第一亭有
南園有白雲廨院以白雲得名湧泉寺之支院也入院小
憩出院二十餘武爲東際橋度橋爲通霄路直上至湧泉
寺延袤十里長松夾道泉聲琤琮山磴盤互曲折幽峭半
山有亭四第一曰直上雲霄第二曰半山第三亦曰半山
亭內有佛龕第四曰更衣相傳閩王審知謁神晏禪師更
衣於此道左右上有文信國書忠信廉節四字徑三尺許
由更衣亭行里許至湧泉寺山門顏曰無盡入寺僧人延

入白雲堂出素飯相餉飯罷知客僧引至寺內徧觀寺之首進曰天王殿正殿曰大雄寶殿殿之後曰法堂法堂之西爲方丈禪堂且過堂放生所白雲堂在大殿之東又東曰東際樓白雲堂後曰餐香堂曰庫房大殿右廡曰祖師殿壽昌殿左廡曰伽藍殿閩王

審知

祠祠之南院曰正法

藏殿藏經所也中奉佛牙及舍利子東西列藏經櫺十二東六櫺爲康熙五十三年敕賜西六櫺爲乾隆七年敕賜又有地藏殿於新建者出寺觀羅漢泉泉在天王殿階下出無盡門折而東穿駐錫亭循磴而上爲靈源深處曲徑通幽別有天地入門循磴下爲靈源洞枯澗削壁深可三丈架石橋以通人行洞中有朱子書壽字長丈餘洞之上爲喝水巖志言神晏國師安禪於此惡水聲喧喝之水遂逆流右轉巖上題記極多有邵去華蘇才翁郭世濟蔡君

謨慶厯丙戌孟秋八日游靈源洞二十四字徑尺餘又有
華老德孺景述元豐己未歲季秋戊子日同游十八字徑
尺又有金華宗正倫彭城顏廷玉濟南石嗣祖剡溪姚令
威同游鼓山紹興乙丑孟夏十三日是日觀才老入院四
十字又有深秀靈巖莊嚴法地八字鐫高巖上字徑尺餘
款題吳興七十△叟滿△餘字模糊不可辨書法絕似趙
文敏其餘題詠不能殫記洞之下爲國師巖楷書國師巖
三字徑二尺古靈山人陳述古襄書洞之左有忘歸石蔡
君謨襄楷書徑二尺循崖而東爲龍頭泉或云卽喝水巖
之水以石爲龍首鑿方池以承之池中有輪池上有鐘以
索繫輪水激輪轉其鐘自響晝夜不絕清淨之地亦有機
心更何怪塵俗耶泉之上亭曰洗心松竹茂密境最幽寂
同人憩亭上僧煮茗以進甘冽異常亭右巖上有篆書才

翁二字徑二尺許右題慶厯丙戌季夏游七字由亭而東
爲石門巖雙石斗立如門高約二丈石上有淳熙丁未晦
翁來謁鼓山嗣公游靈源遂登水雲亭有懷四川子直侍
郎同游者清潭王子合郡人陳膚仲潘謙之黃子方僧端
友五十字又東爲水雲亭亭據峯之盡處面馬尾山風帆
沙樹厯厯可數亭中鑄朱子遺像乃朱子對鏡所繪作贊
以自警者近人魏杰摹勒上石此亭舊呼鳳尾亭或卽元
絳建亭舊址歸途入無盡門至放生池游魚灑灑僕人餌
以餅爭出啖食撥刺有聲晚宿白雲堂松濤滿山疏鐘送
響不能成寐次日晨起風頗大飯罷出天王殿西行約二
里許爲達摩洞洞中壁上鑄面壁二字徑二尺餘有泉自
石隙中出在洞之深處淪茗小憩泉味不及洗心亭然亦
甘冽洞左有斗室壁題望州推牕遠矚省城及南臺街市

皆可僂指數洞之下有八仙巖出洞左行百餘步爲無諍
居古佛三龕云卽千佛菴舊址由此至大頂峯尙十里許
余頗思賈勇而登引僧以風大路險爲詞同游者亦有倦
色遂折東而行復至靈源洞洗心亭水雲亭訪蹴鼈橋白
猿峽甘露松蔗境諸遺蹟皆不可得徘徊良久始入寺午
飯未刻歸大頂峯爲山之絕頂有朱子所題天風海濤四
字西望郡城東睨大海最爲壯觀又有白雲洞距大頂峯
二里許尤幽邃此行皆不及到憾事也

稿五終